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六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熈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橒梓

出處

白沙歸至南安守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
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莊定山被薦　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
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
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　特旨也故先
生曰吾向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　特
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
大背　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承　特召

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九月入　京陛見大
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嘗
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也徐公又與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嘗注
意我已致政不能爲　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謁
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
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巳官職外物耳
吏部題補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

任十二月病作赴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
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
已踰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
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

知 湛甘泉撰墓志

謝文肅丁内外艱水飲蔬食一如古禮終制親
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爲祿爲親爾今復何爲
乃閉門讀書時侍叔遜老登眺方山鳳薾之上

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極詔起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乘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李東陽撰碑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　孝宗大漸將召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

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璫事起晦菴木齋

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

寧不有負　先帝之託耶文正義不可去有爲

爲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

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師友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

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

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得濂洛心法先生大器之元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黃佾生撰行狀

柴廣敬言其師國學典籍趙撝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典籍先生以學官没嶺表其子夭死無後廣敬爲經紀其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懇詞盡禮乞表其墓於

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惇而厚
之非篤於義者不能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從俞先生貞木游先
生日錄多書金陳二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
文頗優待之嘗與王文靖公汝玉曰二生學問
畧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兩先生皆以白
衣薦陳爲翰林檢討不久而歸金至禮部侍郎
孚福祿榮名者甚久俞之孫嗣嘗以日錄示余

宋景濂先生嘗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爲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耳

國子多大臣子弟宋先生蒞之以勤率之以正日進諸士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奥敎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

弟子

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教之劉鉉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弟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郵之墓在夔每

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俞貞木先生每歸飯輒就返俞與焉竊視其所之至齋廬中懷出一糖餅啗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於家以爲常一日妻失留之俞歸切讓其妻乃跋而加禮焉後繼以布衣任翰林檢討未必非勵志所爲也西樵記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

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卽各具小舟可
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册椸筆壺觴棋局如廣訪
君檥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邀入舟
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櫂至君入舟處
君獨歸君訪廣亦然但泝流至下峽而返歲必
五六過用此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
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因樂
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第二第三句相續

戚一律覺而忘第六第七二句文貞悲愴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洒對夫容鷺渚漁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黃鶴過江東

徐健菴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閻以容禮之謂鄉人曰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

始知吾子賢子遠甚由是益知名

李賢奏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蒲州王神曰河津薛德温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可謂得許子平仲之傳矣蒲州衛述學於河津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謂不愧乃師矣

編修梁譚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同年洪信

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閩而諾焉及謹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至再謗毀而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

蔡虛齋清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

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王公恕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巏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奬掖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夜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

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誦以爲絕佳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佳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沂於合縱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

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正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沒時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嘗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許公誥弘獎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

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歆悅典
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暴露
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湮滅無稽公乃以
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
者數十人周䘏之由是生徒咸德懷服又奏罷
敎職不稱者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咸均
條約肅然改觀

顧公清敎庶吉士陶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

江右舒芬南康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關中馬汝驥至今稱爲一代雅流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翰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千門戶衰落纍纍時覩賤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賙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

華遂殞於拋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徐公階以學士謫康吉士雖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儷帖括之舊推所貢得於身心者皆娓說之又間易以　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

荊川於文稱曾子固詩稱擊壤集黃山谷學則爲信朱元晦一日傚云吾覺朱子所解書無一

何見者非有會於言語之外胡以及此學者不如此汗悟一番與不讀書何異

詞林故事貞國初惟材是舉不局身榜後謝以一甲進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與者亟擯不相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　上與知所遴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谿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棼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洲唐荊川

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泛交苟相説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乃知流俗相詆皆承捐疾者之談非實錄也語曰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爲論公左券 澹園集

品藻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劉誠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解縉贊劉三吾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袞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編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淵學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

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處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誠

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　上使克明以手書問天象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太宗嘗命解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方賓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專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胥問呂仲木曰何仲默何如曰某詩有漢魏之

風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爲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問康德涵曰漢馬遷之材也而學則未邃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斂足以從政矣 涇野內篇

事例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

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高皇帝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較諸司奏啟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駮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書之

永樂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縱自今

秩滿勿改外任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積學以備官僚既命楊
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二山薩琦等八人與列
作養後又勅選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
文華殿取二十人鎡為首通前二十八人加永
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
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選[illegible][illegible]名

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歷代小史

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禮部成踰月　上命賚屬入蒞事賜什器百六十二件禮部令司印字其上已南禮部復析所藏古今書百十二部總二千八百冊以實之　劉忠愍集

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illegible][illegible]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

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閣　上命工部設座禮
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座諸學士上
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
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
位三楊慮　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
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
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傳旨而已　英宗既
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

爲定制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陪祀頒鼎臣上言
以爲孔子之道爲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
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而二千年以來未有能
表章之者我　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
曠典所宜肇舉伏乞命禮官詳議盡訪曾氏子
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　上
是之於是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

主祀事

正統四年夏詔百官悉遵諸司職掌定員員外者送吏部改除修撰林在列林宣德庚戌都魁也　上知其賢不欲以處他職特詔記其名賜歸以待用　姜洪松岡集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内閣相移文書名内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今言

彭時雜記戊寅年二月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

號告天下詔草已進予謂李公曰此事宜有恩典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欲朝官父母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如此恩典斯與 上徽號相稱李公甚喜因共擬仁政數條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

李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

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沒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變又非前比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

亦勿黜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奉

文華殿司禮監奏送 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

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 聖

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

召內閣大學士諭以 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

否然後行焉推心置臣腹也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

商議李云無此例璉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

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　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聞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

通政司奏事奉　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
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趨立耶又
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同話認罪大則罰
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吳文定公卒後　朝廷賻官議諭命祭葬仍官
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公長子奐已承蔭為國
學生部以次子奭進　上特改奭為中書舍人
而以奭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蓋臣學脈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不當居禁下乃出爲參政遂係爲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嘗有是耶

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費宏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

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劉春初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其條
格皆劍為之最稱折衷
王瓚陞南祭酒六年南禮部移文本監撰述慶
賀　皇上尊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
表文瓚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部復查有成
化二十三年舊規本監乃與南翰林會同撰述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厥其人

稱吾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師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蓋當時亦有封爵非兩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今声

國初自徐太傅達出爲征虜大將軍人爲中書右丞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若翟文懿廵九鎮楊文敏三使寧夏甘肅與寧遠西寧謀軍務景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察四川軍情理儲餉行李文正以次輔祭孔廟兼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也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有引內官劉馬兒例要楊公廷和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

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劉公龍掌翰林院事奏 命同吏部考察本院并內閣兩房官舊例四品自陳五品聽考往年王文恪公獨以學士掌院事免考先生申明舊例奏可著爲令

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不得與賈詠疏以南北一體宜采擇以勵有志 詔可之

諸大綬修撰满考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母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皇帝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絰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若爲令甲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誠孝能鼓類云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
班而領勑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　上
始定制常朝畢內閣官于東陛錦衣衛于西陛
各以次升立於寶座之左右捧勑用翰林官日
輪一員立於內閣官之後候承　旨由左陛下
至御道授領勑官畢方回本監蓋自是閣臣愈
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

得面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

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設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東閣在六館之下　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珤賈詠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

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勑若藉以爲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勑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革之便　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勑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爲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

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詆累朝陞官無謂外者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 御筆後改爲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爲科道者例得廻避改他官耿務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胡効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廻

避　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刼才
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
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張文忠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銳事欲復　祖
宗舊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
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
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
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

卷之功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科試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

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良顯哉批

述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

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

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

有殘缺者有司惧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

公若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　朝廷何惜一月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　命下竟如公言衆皆懾服

倡鍾監秋試塲黜舉子之私以賄請者而不慕其名曰毋以一人玷我賓興盛典

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儤僚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

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為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參以前後場

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為衛使畜馬晝夜讀書廐中使初不知也公偶與塾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使使乃優遇之未幾發解及第由翰林編修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劉文恭公鉉主試訝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及啟封乃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

著

彭華爲詹事時成化壬辰殿試與讀卷鄉人劉震當爲第一華兄時在內閣避嫌欲寘震二甲華曰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識者謂華有宰相器

天順庚辰會試罷李文達詢人物於考官或曰五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選庶吉士　英廟欲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

會選於吏部元顧不與公門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辰廷試王家華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黎淳考鄉試時有試卷甚奇公喜得人及後二場卷入輒不類公移文外簾使勾稽墨卷果謄錄生截卷爲所親地者公具發其奸而卒置初卷於首乃名士馬中錫也

柯潛考應天鄉試舟維淮揚有舉子暮夜投金
公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
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
人

學士呂原修撰柯潛為會試考官揭曉後有落
第舉人奏考官校文顛倒者 上問李賢對曰
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 上意始解乃命九卿會翰林院考前奏

者多不能答題意因疏其狂妄　命枷號部前以示衆澆風頓息

傳珪主應天試事時應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旣知不可爲又畏其人之權勢乃欲委禍於珪送簾檢時令一私人隨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詈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啟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廉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歷代小史

霊韜言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

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可以試士與簾內弊盡革之

田汝成記壬辰禮部尚書夏言上言舉子經義論策各有程式請令今歲舉子凡騁詞浮誕磔裂以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上從之會試既畢夏公復召予語曰進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諭諸生毋立異也予曰惟因諭舉子領卷傳示如諭旣　廷試諸達官分卷閱之時內閣取定二卷

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詫曰怪哉安有答策無冒語者大學士張公孚敬取閱一過曰文字明快可備 御覽遂附前二卷封進 上覽之擢第一啟之乃林大欽也夏公大歎詡予何不傳諭前語予無以自解乃就大欽詢之對曰某寔不聞此言聞之安敢違也予乃檢散卷簿則大欽是日不至次日乃領之因嘆榮進有數非人所能沮也

登科考大學士李公時等以李璣等十二卷進
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來呈朕各
覽一過其上一卷說的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
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
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於行
其下二却似讌雖與題不合言以躬事故朕取
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

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親爲品
題首三卷各有批語於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
第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
一甲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
可第一甲第三名時等以餘卷皆經　御覽不
敢遺乃以李璣等九人對策皆刻之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
宜內一款應試之士於風簷寸晷之中欲其文

可爲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
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
爲海内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
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龎雜今次會試
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
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
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
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龎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

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塲中看卷止分黑白與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晷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察而漫爲題覆後來終當改

浙江較士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急乃投瓦礫擲按察按察走匿堂階閧然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公大夏曰非制也且雨驟勢必霽乃令一武官立案上傳言諸生宜自度能決

科則留否者出諸生皆聽公言已而出者雲湧
監臨憪以爲遂空羣矣薄暮而止諸生請囑者
尚八百餘諸執事方喜公處分得宜是歲試者
少主司精於檢閱得人最盛
嘉靖甲午吏部尚書汪鋐子試順天不第上疏
指摘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爲擬考試官侍
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袞引劉儼陳循王文事
答之俱不問

張桂執政黜翰林二十餘人毁別官楊邃菴一清遂得乘間引所厚入院時戊子順天鄉試韓邦奇汝節方鵬時舉俱以教察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經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蒼邦黎獻共惟帝臣倒節其語提學御史周易因劾韓經語本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於海宇蒼生而韓引云云亦誤書海隅爲海宇内批摺其失兩論

之四方相傳爲笑然周刼雖當貿因𮥳序不拟其名而發

萬曆巳邪高中允主南京試出題舜亦以命禹一時試者以非素所擬皆閣筆遂惡語詈主司謂用禪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刼高謂江陵諶不軌而高從史之削其職仍追毀誥敕大抵當江陵盛時媚之者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誠可恨而若如言官所言非也毋論

江陵無不執謀有不執謀而以此示人可乎再慮徐武功與曹石媢而下獄鍛鍊無所得乃籍其自誤告詞有績禹神功語坐不道幾棄世以雷震流金齒然則禹豈人臣所宜擬也

科目

宋學士集云亷聞前定二事甚異之語於金谿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黻

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具
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謂與夢叶
至廷對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遊
觀傳記中所載如此類甚衆未敢信也今觀劉
吳君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剛
氣化中誠有一定之命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討
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黄子澄第一練子寧第

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二
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謡云黃練花花練黃
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　上夢殿一巨
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
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大肉
一片環彎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大肉乃

狀字彎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其兆也

徐瓊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翌日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子乎在厥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媲美西王先生官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掌教之夢果符

永樂甲辰　上臨軒策士以孫曰恭為第一邢寛為第二既而曰孫暴不如邢寛遂擢寛第一仍朱書其名於榜首一時以為盛事

正統戊子吳縣學池中迸一莖三花巡撫周文襄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施修撰槃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郡學池蓮亦一莖二花明春甘露降於學之桃梅越二月而吳文定為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

丙辰狀元爲朱學士希周前一歲穹窿山鳳山中大石自移時學士猶爲諸生云 庚巳編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禮之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意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

上舍在塾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

節中導白士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謙也既覺以竹軒公岑大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寧生曰以竑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辭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

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華曰爾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滿春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華與其言與夢符之夢適相協

固安縣偶大水崩岸斷橋岸邊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其年　武宗南幸過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第

張治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能化湖舊有讖云

龍湖圻楊元出公嘗憩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試
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果符應
嘉靖己丑試卷　肅皇帝親爲批閱有御筆者
登科錄盡刻之工書劉清惠公麟在讀卷之列
紀以詩曰宮闕東偏紫閣西九官分局主恩齊
明明撫運收才俊穆穆臨文自品題手詔日中
埀藻鑑奎文時暝散雲霓安車打伴南宮宿中
使宵傳有御批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　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直可謂不負大科矣

李旻字子陽錢塘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及第一授翰林脩撰歷兩京國子祭酒明習典禮振舉師模益亦不負科名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浙江

成化丙戌羅狀元倫以言事謫外復官脩撰賜

諭德謚文毅嘉靖己丑羅狀元洪先亦以言事爲民官止贊善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兩人地同姓同大魁同言事同講學同從六品得謚同贈官從五品同尤爲奇絶

諸大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元忭及第是山亦鳴

宋乾道閒單尚書夔生母滕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廷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

宗曰二子毋爭朕爲葬之一時以爲美談永樂中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矣而妻妬不容嫁之同邑李氏方有娠未幾生子故以馬名之後鐸中永樂壬辰狀元馬中戊戌狀元一母而孕兩狀元可謂曠古之奇

國朝狀元正統丙辰周旋至弘治丙辰則朱希周正德甲戌唐皋嘉靖甲戌則孫繼皐亦皆一

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

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

狀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

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一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

狀元官學士者二十三人吳伯宗胡廣曾棨陳循曾鶴齡邢寬馬愉曹鼐劉儼商輅彭時柯潛孫賢王一夔吳寬謝遷曾彥費宏顧鼎臣唐皐

姚淶李春芳羅萬化
狀元兼學士二銜者五人胡廣文淵閣學士兼翰
學胡廣左坊學兼翰學商輅同上曾棨左坊學士
兼讀學彭時同上劉儼右坊學兼讀學
狀元兼殿學二銜者一人陳循以華蓋殿兼文
淵閣學修寰宇通志
狀元贈三官者一人本朝所無之典曹鼐贈少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學士

狀元有謚者二十七人胡文穆廣曾襄敏棨馬襄敏愉曹文忠鼐施莊僖槃劉文介儼商文毅輅彭文憲時孫襄敏賢黎文僖淳謝文莊一夔羅文毅倫張文僖昇吳文定寬謝文正遷費文憲宏毛文簡澄朱恭靖希周顧文康鼎臣呂文簡柟舒文節芬羅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諸文懿大綬丁文恪士美申文定時行羅文懿萬化

狀元三主會試者二人曾棨永樂戊戌甲辰以

興學丁未以左坊學士主會試復再主順天柯
滴天順庚辰癸未以寶少兩主會試癸未火發
湖州仍以洗馬主之而景泰丙子以學士主順
天鄉試
狀元兩主會試者二人吳寬成化丁未以右諭
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學士兩主會試申時行萬
曆丁丑以詹事學士庚辰以尚書大學士兩主
會試

陳循以正統九年入內閣至戶書景泰中以華蓋殿學典樞機者十年天順初謫戍五年十二月放還

商輅正統己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試第一人士林豔羨蓋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四年而以脩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復入二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在內閣十八年

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壽至八十四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歿亦爲盛事

彭時在內閣二十年

謝遷腰玉者二十九年

狀元加上柱國一人申時行

弇州別集云狀元入內閣者自國初至今十一人入閣而不得大學士者焉公及曹公也官大

學士而非入閣者吳公伯宗也入閣又爲大學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容止

王褘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陳性善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錄性

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
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
倪公謙生異甚體有四乳雙瞳炯炯如電子岳
其豐如公而修偉過之父子同官翰林同爲尚
書宮保金陵人並其封公稱三代尚書倪家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
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
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

尹同仁天順庚辰同考會試得謝公一夔卷列之第三進試於廷　英廟覽對策嘉悅擢第一傳臚之日裒然衆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公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初從尹鳳岐游語人曰大觀他日所造吾不及

也吾於文字間卜之矣卒以大魁官學士位司空

顧鼎臣長七尺虬髯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性跅弛好聲酒及内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自其在班行　上固以目屬之

玉堂叢語卷之六終